

沉 櫻



喜筵之后
某少女
女性

沉樱的短篇小说集《喜筵之后》、中篇小说《某少女》分别于一九二九年六月、一九二九年八月由北新书局初版；短篇小说集《女性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由生活书店初版。此次均依初版重排，只对个别文字错讹作了校正。

女作家沉樱善于写恋爱小说，对男女的心理描写得细腻而适当。本书中的作品大都是写各式各样的爱情故事：大龄女子对爱的渴望和多疑，私奔少女心情的复杂，夫妻失和的痛苦矛盾，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吸引与追求等等。她也长于写小人物的命运，对人物形象刻划得生动而深刻。本书中有少数篇幅写仆人和士兵悲惨遇际，都很有光彩，也很感人。

喜筵之后 某少女 女性

Xiyanzhihou Moushaonu Nuxing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7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\frac{8}{8}$ 插页 8

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7,700

书号 10019·4150

定价 1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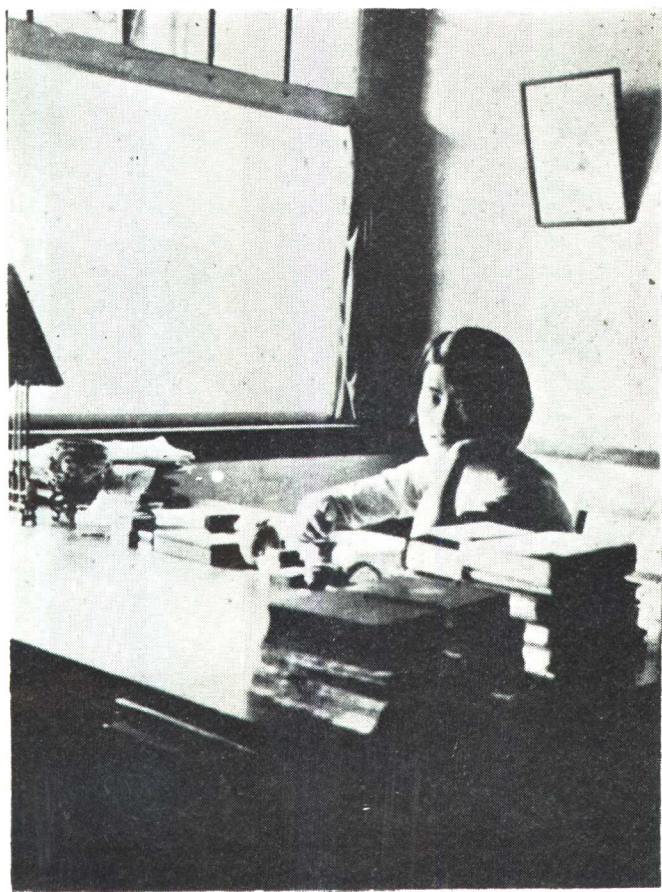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

为保存我国现代文学资料，满足研究、教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需要，我们将陆续选印自“五四”文学革命运动至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的部分现代文学原著。这些作品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各有不同，但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可以显示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。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

已出版书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尝试集 | 胡 适 |
| 湖畔 春的歌集 | |
| | 潘漠华 冯雪峰 |
| | 应修人 汪静之 |
| 志摩的诗 | 徐志摩 |
| 卷施 | 淦女士(冯沅君) |
| 新梦 哀中国 | 蒋光赤 |
| 背影 | 朱自清 |
| 草莽集 | 朱 湘 |
| 孩儿塔 | 殷 夫 |
| 地之子 建塔者 | 台静农 |
| 怂愿 喜讯 | 彭家煌 |
| 作家论 | 茅 盾等 |
| 分类白话诗选 | 许德邻编 |
| 海滨故人 归雁 | 庐 隐 |
| 财主底儿女们 | 路 翎 |
| 花之寺 女人 小哥儿俩 | |
| | 凌叔华 |
| 传奇 | 张爱玲 |
| 春醪集 泪与笑 | 梁遇春 |
| 南北极 公墓 | 穆时英 |



作 者 像

目 录

喜筵之后

自序	3
----------	---

下雪	5
----------	---

回家	17
----------	----

爱情的开始	24
-------------	----

下午	35
----------	----

喜筵之后	47
------------	----

妖君	61
----------	----

空虚	68
----------	----

中秋节	78
-----------	----

意外	88
----------	----

某少女	99
-----------	----

女性

女性	169
----------	-----

主仆	195
----------	-----

时间与空间	213
-------------	-----

我们的塾师	231
-------------	-----

旧雨	238
生涯	256
张顺的犯罪	289

喜筵之后



自序

这几篇小说大部分是在半年来的闲暇中写下来的；每次的心情总是很不愉快。在写的时候，只是希望写了能变换一下自己的恶劣的心情，此外便什么也没有想到。所以那些东西的肤浅和无聊是自己都觉得的。这里面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，但这种兴致至今没有；并且，正因为是到了现在，便更觉得没有了。

一切，一切，都是在继续地变迁着。这时的心情，将来也许会消灭得毫无踪迹。在这种，这种心情——可咒诅的，或是可纪念的——是埋葬着，保留着；那么，至少在我，这本集子将会不是毫无意义的东西。

五，三。

下 雪

030613

几日来尽是阴天，所以这日刚醒来，便去望窗外的天色，看见的又是阴沉沉的灰白的天空，颇为懊丧地把头重偎进被里，直到身旁睡着的男人翻转着身子醒来了，才抬起头来笑望着，男的还未十分清醒地，刚睁开眼睛便看见女的笑脸，迷朦地也笑着，将女的的身子拥抱了，非常无力地把脸偎到她的怀里去。

“今天还是阴天！”女的好久就要说的话，这时开头便这样告诉着说。

“还是阴天？”男的就也抬起头来去看外面的天气。

两人的心情一如那天气似的颇形黯淡，阴沉。两个肉体就是怎样地紧紧拥抱着，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欢情。

“要是你走的那天还是这样的天气，那就讨厌了！”隔了一会，男的想着什么似的说。

“那倒也没有什么。”女的这样说，是对于“走”表示着决绝的神气。

各人想着各人的事，暂时都不说话。

天气这般阴冷，使人格外恋着床不愿意起来，心里是不住地想着：“时候大约不早了。”可总没有要起来的意思。这

时关着的房门忽然有大声的敲着，表示着对于这敲门是很权威似的那般的大声，男的在床上仰起头来也大声问着：

“谁？”

外面更大声的回答是：

“有信！”

“放在门上好了。”男的和缓了声地说。外面的邮差便无声地走了。

“哎呀！又是我家里的信吧？”女的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心里在想着一定又是家中全不了解以为是故意不回去，而说些使人难过的话的信。一面是畏惧着，一面是急于要看，很快地披上衣服去开门拿信，男的不说什么，但也显然是注意着这信，在急等着女的去拿。眼睛是随着女的的动作在动，看着她去开了门，弯下身子捡起信来，在看信封上的字，便知道这不是她以为是的她家中的信了，一直没说话在等待着，这时是耐不住地催着：

“谁的信？快给我看！”

“书局的。”女的慢慢地说着，急急地递过信来。

男的看完了那简短的信，寂寞地笑了，把信递给她，说：

“廿二又走不成了呢。”女的接过信来低头看着，虽没有说话，但脸上有着苦的表情。一会将看完了的信，发气似的扔下，一声不响地便将脸伏到还在躺着的男人的怀里，男的是哄小孩似的笑着说着种种安慰的话，但她是动也不动地伏在那里什么也不说，他继续着那寂寞的笑，再拿起那信来看着，上面是简单的写着：

“……答应廿一日为先生预备五十元钱，昨日书局结帐，经济很窘，一时实难筹措，先生的钱请到廿六来拿吧，实在对不起。”

将重读完的信放下，再去用手抚摸那伏在自己胸前的女人的头发，温柔地说：

“不要这样子呢，让我起来另外想法子。”女的温顺地无言地抬起苦闷的脸来。看着男的穿好衣裳下了床，便默默地去叠了被子，又去收拾着桌上的东西。男的一面扣着衣服一面走到窗前去，仍然是看天气。

“下雪了！”头并不回转来地这样说。女的便也走过去一同站在那儿看，空中有雪花飘零着，地下却是落雨时那样的泥泞，落下来的雪是全无痕迹地随即成了泥水。女的象恼着什么似的，觉得这天气也有意在和自己为难，仍然一声不响地去盥洗着，什么也收拾好了，两人对坐在炉边，眼睛都在望着炉内的火。

“钱拿不来，怎么办呢？”沉默之后，女的眼睛并不离开原来视着的地方，喃喃地说。

“这有什么办法呢？”男的是说了后在想着。

“反正我是要走的。”女的成了愠气的口吻，并不显着对于谁。

“有了办法才能走呵！”男的是笑了地说，表示着安慰，女的对于自己方才任性说出来的话，忽然觉得对不起。也露出苦笑来，声音是婉和了：

“你给我想法子！”

“我自然是要给你想法子的，不过实在没有法子的话，你不要走了行不行呢？”说到“不要走了”，声音是格外迟缓着，显然这是曾经商量过而无效的话，现在重提起，知道这仍然恐怕无用。

“不过，不回去实在为难，家庭现在是这样和气，唯一的愿望，就是要我在过年之前回家一次，并且已经回信说一定回去的，要是又不回去了，实在使他们太伤心，并且也要引起误会，虽然是真的没有钱，回去不成，可是在他们总不见得会相信。说起来，他们不相信也没有什么，不过对于家庭能和睦还是和睦的好，我对他们现在也觉得很同情的，看了写来的那样的信，真是难过，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一趟，我也真是想家了，两年没有回去了呢。”女的低着头洒洒地反复地说。

“我一定再想想法子看。”男的默默地想着说。

“有什么法子呢？”女的是感激中又带着对不起的意思。

“我想到朋友处去借借看，几天就还他的，大约总可以。”

“那末今天就要去了？船票是要早买的，船后天就开了。”

“吃过饭就去。”

“可是，下雪呢。”女的是更觉对不起。

“不要紧，也许等会就不下了。”

女的衷心抱歉地时常悄悄地去望男的脸，他总是默默地打算着什么似的在沉思。她也觉不知要说什么才好，同

样的静默着。

饭后雪不但没停，是更大的下着，男的表现着对于这下雪全不介意，吃完饭便去换出门的衣服，女的那样子象是想说什么，而又不知怎样说好似的，只在沉默地思索，却又很不安地时时抬起头去望着男人的动作，见他去穿衣服，便赶快地过去帮他穿，是衷心地表现着格外的殷勤，对于在这样的天气为着自己的事出去奔走的男人，是说说不出的感激而又歉疚，忽然想说“不要出去了吧？”但又想这样说好象是自己虚伪似的。便依然默着，直到男人穿好了衣服，去拿帽子的时候，她望了下外面的天气，这才说：

“等雪停了再出去吧。”

“等一会也不见得会停，还是早出去好。”他的意思是觉得稍一畏难，反要减少了出去的勇气。对于她的话并不同意地，便去开抽屉取车钱，翻了一下里面的钱，回头问着：

“只还有四块钱了吗？”

“恐怕就是这些了，要是有的也就在里面。”说着过来一同翻看着，里面除了四块钱之外只还有一些铜板。男的放了一块钱和一些铜板到衣袋里去。

“报钱不是前天就送了条子来了吗？今天就给他吧。”男的在出去之前，想着事情吩咐着。

“喂。大约他明天才会来拿的。可是，还有房钱呢，不是叫他廿二来收吗？现在书局的钱又拿不来了，怎么办？明天就到了呢！”女的连带地又想起别的事来，这样说着，但忽然觉得不应该在这时候，把这事如此紧要的说着，到后来

是笑了，装作随便说及的样子。

“那个等我回来再说吧。”男的走向下着雪的外面去。女的站在门口目送着，直到那围绕着雪花，缩进了头，大步走着的影子消失在拐弯的地方，这才把门关了。仍不能安宁地坐着，再走到窗前伏在那里看外面的雪落。雪似乎更大了，形体参差的雪花，凌乱地飘扬着，那样子叫人看了，心情都被扰乱了似的。并且任是多大的雪花，落下来是全无声音，而且也无形迹，只在增添着地上的泥水。觉得如果空中挂着长长的整齐的雨丝，或是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，那都是很有情趣的，只有这样是除了使人腻烦以外，再无别的了。在她最后的想，是这样的雪下得地下太泥泞难行了。站在那里，直到眼前的玻璃被呼吸的热气，弄得不透明了，这才又回到桌前坐下，想着在他回来之前，应该作点什么事情，才于心稍安似的。便在炉子上热了水，取出了他换下的衬衫在洗着。一如那洗着衣的手一般不停住地心在想着种种的事，近来自己完全陷入怀乡病态中，时刻在想着的总是关于回家的事。两年前为了和现在的男人恋爱的事，和家庭是闹决裂了的，但那时的心是比什么都坚硬的，从不曾感到过现在这种伤感的情怀，直到最近家庭是表示屈服的，时常写来充满了慈祥的爱的信，说是怎样的想念，希望在过年的时候，能来家看看，这是因为弟弟今年娶了亲，希望在过年的时候，儿女齐集地欢乐一下的这意思，她是非常了解，所以在老早以前便写信回去说年前一定回来。现在家中是不住地来信询问着动身日期，在自己这方面呢，却又因为钱的